

何巽權的「香港故事」

琴台聚客
葉輝

我與何巽權四十年前相識於橫頭鵬邨的一所「成人夜校」，如今想來，這四十年來，香港經歷了無數的危機，也創造了無數的機遇，或者可以說，何巽權作為一個資深的教育工作者，此時此刻以永不言休的精神，撰寫了「香港故事」這本書，為我們細說「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在我看來，故事中有他也有我，有我們的上一代也有我們的下一代，那已經不局限於「通識」教育，似乎近於「我城」的生活發展史了。

嚴格來說，橫頭鵬邨並沒有消失，正如「獅子山下」的「香港故事」永遠不會消失，也許，這個城市發展節奏太急促了，消失了的只是充滿寓意的某些場景（比如七層徙置大廈的天台夜校，某些艱辛歲月的記憶（比如說何巽權和他的同代人孜孜不倦的求變、求新、求好的精神）。

話說橫頭鵬這個位於「獅子山下」的小社區，原稱「橫頭欵」，據說乃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日治時代的刑場，所謂「橫頭欵」，意指日軍用軍刀將無辜者頭顱砍下來的地方。

六十年過去了，由「橫頭欵」到「橫頭鵬」，由從前的橫頭鵬邨到今天的「宏」字頭的公共屋邨與「富」字頭的居屋，一如由從前的「老虎岩」到今天的「樂富」，處處都是生生不息的「香港故事」，處處都遺留了孜孜求變的「香港精神」——六十多年來，時代的轉變是既急且遽，何巽權透過《今日香港》這本書提醒我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精神其實一直沒有改變，只是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態在我們的眼

緣份的天空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人間的緣份有時不在現實中的相遇與相知，而是偶然心靈間的觸動，彼此不約而同來個電郵或留個口訊，互相問候，甚至單思。

我便是在今天晚上梳洗準備就寢的時候想起了他。這個人跟我萍水相逢，彼此緣份也薄。兩年前的秋天我在美國維斯康辛州密爾沃基市，一次參加一個藝術展開幕的時候找不到進場的入口，看見他在會場外面抽煙。這個男人很好看，很像一個美國電影演員，但記不起那人的名字。我正尋找工作入口的時候，他向我做了一個瀟灑的手勢，指住正確的方向。我謝謝他，擦身而過，到了酒會的時候，再度跟他遇上，我們搭訕了幾句，交了朋友。

我得承認在如此寒冷疏落的湖邊城市裡，日子有時有點寂寞，偶爾我們會相約晚飯看電影的，常常在那間密爾沃基市東方戲院。有次喝咖啡的時候，他竟然跟我開口說能不能借他二十元，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房東說如若我再不交租，他就關閉暖氣，這樣的日子我熬不住吧。」我看看窗外紛飛的雪，還是報以厲色，說我們的友誼還是純粹一點好。

其後有點內疚，約他聽音樂會，還想請他吃一頓飯。我在音樂廳的門口乾等了半個小時不見他的蹤影，想不到自此便沒有再見到他了。聖誕過後，我收拾一切準備回港結束訪問，他仍如輕煙一縷般消失於無形。其後我從辦公室的郵件裡收到他的來信，才知道他因債務進囚了，被關了兩個月，不能跟外頭通消息；在音樂會的晚上心焦如焚。

我乘機遠離這個短暫到訪的城市，往機窗外望，沒看見到囚裡的他。但我們的「緣份」在這個寒冷的晚上因我的回憶而延續上，總是有點因由的。

西部交通電氣化克服山地缺陷

古今談
范舉

過去，中國發展得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地區。但是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中，西部的面貌將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

過去，西部的省份山嶺重重疊疊，城市建設一般都在盆地之中，城市和城市之間交通困難，城鄉之間的交通更加不方便。最近重慶市已經找到了打破這種地形勢鎖結的辦法，就是興建地下隧道和高架鐵路，使分散的大城市和農村鄉鎮鎖結起來，大大加快人流和物流的速度，今後重慶市的經濟增長能力大大提高。同樣道理，四川省將來的發展後勁也非常高。

內陸省份和沿海省份的聯絡，倚靠高速鐵路。這是長距離的高速運輸手段。中距離的運輸手段就是靠「都市快軌」，它和地鐵的密集車站安排有所不同，地鐵大約每一公里就有一個車站，都市快軌大約十公里一個車站，以方便處於主城和區縣之間的市民出行。根據重慶的設計，中心城市和鄰近的小城市之間的鐵路系統將會長達五百公里，各區、市、縣之間一小時以內直接連通。

都市快軌載客量大，車體比地鐵要長要寬，長度達到了二十四米（地鐵車廂長十二米，寬達到了三米，並且還要高一些，這樣車廂內的空氣流動更加好）。

「都市快軌」時速在一百四十公里左右，比地鐵時速一百公里快一點，比高鐵時速二百公里慢一點。目前在廣州至深圳之間運營的軌道列車，就是「都市快軌」。到二〇一三年，重慶計劃建成一百九十六公里的城市軌道，到二〇三〇年，建成「重慶一線」五百一十三公里和二七七十座車站。九年之後，北車集團將會在重慶市兩江新區設立軌道交通生產線，形成年產五百輛城軌、二百輛高速列車、動車組和維修二百輛軌道交通車輛的規模，年產值達到一千億元，成為全國重要的軌道交通裝備生產基地。屆時，重慶製造的軌道車輛將輻射包括成都、昆明、西安等中西部市場。

北京地鐵、平壤地鐵、天津地鐵、德黑蘭地鐵、深圳地鐵（羅寶線、蛇口線、龍崗線）地鐵車輛、曼谷大眾運輸系統城軌車輛，都是由北車集團所製造的。

近年來，不銹鋼、鋁材、碳纖維、電子器材的價格不斷飛升，北車集團的成本也急速上升，怎樣應對這個局面，成為了一個新課題。過去，一度曾經把一些零部件進行外判，曾經出現了一些質量問題，最後也影響到火車頭耐用性，所以，北車集團收回了一些今年剛剛出廠的火車，重新檢查和整改，確保行車安全。看來，零件的製造外判，怎樣控制質量，是一個新問題。中國的火車工業發展得很快，快中求好，質量求佳，已經成為今後的發展目標。

頤和園眾生態

自從養成去頤和園散步的習慣，觀察公園「舞台」諸生相就成了一件頗有意思的事兒。在頤和園四季變幻無窮的迷人景致之中，也演繹着多姿多彩的人生小小片段。

早就有人說過，城市綠地的面積以及質量，關係到社會的穩定。此話頗有些哲理：如果無論貧富，老百姓都能經常置身於鳥語花香的、景致怡人的大自然之中，憤世嫉俗的心態自然會被撫平很多。城市公園尤其是風景名勝，對社會和諧安定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

進了頤和園正門，向右拐向松柏茂盛的萬壽山後山，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也立即會感到一股幽幽的陰涼。沿一條窄窄的小路走去，舉目望去，滿山皆是百齡以上的蒼松翠柏，躁動的心立即就會安靜妥貼下來。如果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你便會聽到從山上傳來一陣清脆甜美的歌聲。順着山路台階攀緣而上，就見到山路邊一古樸的亭子上有兩位女士正在輕展歌喉。那是用標準美聲唱的古典歌劇。一個低音渾厚一個高音純淨，二重唱的效果之美，在我聽來可以算是天合之作。厚着臉皮上前搭話，得知一位曾是一國企工會幹部，一位曾是某企業合唱團的領唱。再熟了，就得知她們不僅是歌友也是病友——她們都患了癌症。動過手術之後，頤和園就成了她們的天然療養之地。天好時便來到這個小亭子練氣功、鍛音調、唱歌、閒聊。說着話，就見亭子邊松樹間喜鵲飛，松鼠跳，女士們就拿乾糧、花生，親切地喚着喜鵲和松鼠名字，給牠們餵食。喜鵲叫「大乖」，松鼠叫「小黃」。喜鵲、松鼠在她們身邊的山石上跳來跳去地吃食，一點兒也不怕人，顯然早就混熟了。頤和園也是流浪貓的天

堂，個個都養得雍容華貴，根本不怕人，就是因為每天都有如兩位女士一樣的愛心人士定時餵養。

兩位女士並不孤單，說着話，就不斷有三兩病友或是歌友路過亭子，跟她們打着招呼，進來合唱幾支歌，聊一會兒天，隨後便匆匆而去各忙各的。原來這個環境幽靜的小亭子，是一個小小的病友、歌友聚會場所。佛香閣下萬壽山上，包容着一些堅守生命的小圈子，人們聚在一起鍛煉氣功終年不輟。我想，安頓生命，未償不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頤和園更是歌者喜愛的地方。風和日麗的周末，總能聽到一個由四姐妹組成的無伴奏合唱。她們唱的都是中外民歌，高低音部組合出旋律悠揚曲子。唱高聲那位大姐，雖然已經滿頭銀髮，嗓音卻竟還如童聲般清脆。幾姐妹酷愛音樂，每個周末都帶上全家，相約來頤和園盡情唱上一天。她們各自的老公坐在亭邊的廊子上，帶着裝滿了食物、水等的拉桿箱，還兼做聽眾以及掌聲鼓勵者，當然，更多的掌聲來自遊人們。幾十人的大型合唱團活動在昆明湖邊壯麗的寬敞的廊如亭中。義務伴奏者賣力地敲打着電子琴以及大鼓。曲目多是紅歌，尤其是《紅軍不怕征難》，雄壯的歌聲驚起了亭子上搭窩的鴿子，飄蕩在昆明湖上。歌者年齡參差不齊，中老年居多，年輕人鳳毛麟角。路過的遊人有的起聲同唱，有人避之不及。對多數人來說，在湖光山色中一展歌喉，也是一種壓力釋放方式吧！

每逢走到頤和園的耕織園地區，便會聽到湖邊亭樹上傳來的歡快的舞曲，那兒常年活動着跳交誼舞的圈子。翩翩起舞者不乏形體氣質俱佳者，女士衣着艷麗時尚，冬日也會穿上鮮艷的裙子，

男士也多樸素而衣冠楚楚，舞技的確比一些街邊小公園裡的即興舞者高超不少。一位身材瘦削的男士看來是教練，不時指導大家，與人切磋舞技，他舞起來更別有一番紳士風度。我雖不愛跳舞，但看着午後陽光下舞者旋轉的身影，也能感覺出生命的美好。在頤和園，歌者、舞者有「圈子」，吹葫蘆絲、踢毽子、抖空竹、打撲克，下象棋等都有着愛好者圈子，這些園內基層「民間組織」，都有固定的活動場所。打撲克的主要聚集在北宮門，幾塊大石桌鋪地厚布就開戰，「啪啪」地甩牌；踢毽子、下象棋的主要聚集在湖邊亭樹。親朋好友圍成一圈，一個毽子在人們的腿腳間來回飛舞，長久不會落地。吹葫蘆絲的在南如意門不遠的廊下。幽遠清麗的葫蘆絲樂，給頤和園蒙上一層典雅婉約之色，激起內心別樣情懷。只有垂釣者是孤獨的。他們依湖而坐，默默守着魚桿。偶爾釣起一條，即使是極小的一條，也會頗有成就感。本來釣者就是意不在魚而在堅守，珍惜那份面對一汪清清水時的寧靜。積極行動者是日日夜不息的暴走大軍。無論是一身迷彩服、大步流星的壯漢，還是邊走邊聊的儒雅文人，無論是推着童車悠然漫步的年輕父母，還是白髮蒼蒼互相攙扶的老者，都成了健康大道的熟臉。頤和園長度達8公里的健康大道，成為一個獨特的交際場。年年月月碰面的暴走者們，雖然素不相識，卻能看到彼此一年年更加健康。

在頤和園，有一個圈子卻不敢恭維——泳者們。無論春夏秋冬，他們都出現在頤和園的小湖邊，即使是白雪皚皚的隆冬也要鑿冰下水。精神上令人佩服，道德上卻有缺失，因為他們游泳的水域，正是掛有「禁止游泳」標識的飲用水源。不知什麼原因，多年來飲用水源禁止游泳的禁令，對這個小團體根本不起作用。他們成群結隊地活動，其中不少是白髮蒼蒼的老者。見到這些老者在清清的水域中坦然暢游，總讓人想起一句話：



頤和園長廊裡唱歌的老人。 網上圖片

為老不尊。有人說，這些人是頤和園門外村裡的村民，一代代人都在頤和園游泳，所以管理者不願多管。頤和園也是個小小的經濟圈，活躍着無數小販。從冰棍、玉米到扇子、格格帽，都有人經營。園管也曾嚴厲打擊，但收效甚微。小販自有生存之道。黑導遊依然往裡帶遊客，衛生可疑的「老冰棍」依然吆喝着賣得漫山遍野。老冰棍銷售鏈相當嚴密：批發者先把貨源偷運進園存放後山深井之中，然後小販隨時小量批發。批發價極低的老冰棍賣到一元一根，獲利可觀。至於老玉米，批發點設在與頤和園一牆之隔的小院，隨時用繩索進貨。園邊的居民是頤和園經濟圈的最大受益者，靠園吃園成了傳統。

對很多遊人來說，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之外，頤和園那活潑的塵世氣息更誘人。氣候怡人之時，不少人會在湖邊林地搭帳篷消磨一天，細細品味自然與人文景觀。常見到有的旅遊團，太陽快下山才把隊伍帶入園，好點兒的帶着長廊匆匆一走，差的乾脆在昆明湖邊合影就集合上車。如此走馬觀花看來是高效率，卻錯過了領略頤和園細節的機會。民俗民風，有時就在當地園林中悄悄展現。

有料硬盤

一網打盡
楊振耀

市民家居、辦事處或手機經常接到推銷電話，除了感覺煩擾自然也會擔心個人通訊資料外洩。早說過如今才來談立法禁止已然太遲，主因是推銷電話的生意，絕大部分早已遷移移入內地運作，由境外撥打回港，故可以相信資料已然轉傳境外；在根本不可能越境執法、況且資料控制能銷信息的大前提下，所謂保障只能是針對往後發出的新通訊號碼而已，對早年發出而市民使用有年的聯絡號碼，保障是無從談起。

以北京豐台區近日審理案的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資訊案件為例，被告人王濤供稱，於二〇〇九年九月，在深圳以千八元人民幣的代價向他人購買一個存儲量為150G（150000）的外置硬盤，當中已含有10000的公民個人資訊。王某其後聘請了十多名員工，利用非法購來的公民個人資訊推銷商品牟利。出售內含檔案的硬盤，早已是業內不成文推銷硬盤的手法；一般而言購買者可以選擇盤內包含非法下載的電影、劇集或音樂。至於選擇內含公民資訊也並非尋常，說到底，還不是所費無幾地提升該硬盤的價值。對利用個人資訊促銷生意的人來說，資訊當然更有價值。案情又透露，公安檢驗犯人家居電腦，發現犯案人利用硬盤內的資料在網上與人交換，被拘時其電腦內已存有超過二千八百萬條個人資訊，約是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

一般而言，要合法成功地搜集及處理個人資訊，視乎詳細程度的不同成本有差異，但總得兩百到三百元港幣，在內地要徵集二千八百萬條個人資訊，成本縱使再低也是個異常龐大的數字，這亦可以理解為何有人總千方百計販賣或要獲得這些資料。

《兩地》的水墨動畫運用得好，帶回民國的感覺，也教我想起陳衡恪（陳師曾）的《北京風俗人物畫》，配合《城南舊事》的內容，《送別》的旋律、林海音的往事。一切已天衣無縫。

林海音與《兩地》

記憶後書
鄭政恒

二月，又回到文學與電影的話題。明天三時半在油麻地MCL，再有《香港文學與電影》的發佈會，由李歐梵教授和羅卡先生擔任嘉賓。後天，我答應了《字花》在林海音的《兩地》映後座談分享。

「他們在島嶼寫作」的六部作家紀錄片，我看了其中五部半（由於事忙，鄭愁予的《如霧起時》只看了上半部）跟主流意見一樣，我也認為拍攝王文興的《尋找背海的人》最好。第二位呢，我會選擇關於林海音生平及作品的《兩地》。拍攝楊牧的《朝向一首詩的完成》和周夢蝶的《化城再來人》比較平庸，至於余光中的《逍遙遊》就在水準之內。

《兩地》與其他五部不同，林海音已不在世了，只能透過後人、學者和同輩去講說，因此影片充滿著一種懷憶的氣氛。回憶她的生平、回憶她的家世、回憶她的出版社（純文學的主張）、回憶她的家（林先生的客廳，就是半個台灣文壇）、回憶她的《城南舊事》、回憶她的北平往事、回憶她的編輯工作、回憶她如何觸犯政治禁區、回憶她如何提攜新人後輩（如黃春明、林懷民等，想及此，我內心也不禁再次深深感動：「不好意思，請讓我停一停再寫下去。」）

《兩地》的優秀，在於完整地帶出林海音的人格與人品，看完紀錄片，我覺得林海音本人比她的作品更吸引我。不要說實上，做人比做作品更難，令我肅然起敬的，不是她的著作，而是她的勇氣和量度、主張和眼光、貢獻和人格力量。這些通常可以比文學作品發揮更持久的影響力，更讓人不能忘卻。

魚翅撈飯

杜亦有道
阿杜

退休年餘近日才有閒情翻翻舊辦公桌剩品，有一綵緞硬皮公文夾包着之精美宣傳專刊上印「美麗華酒店 城中名人魚翅宴」，乃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發出。一函觸及記憶，當年這一日為五十年歷史之五星級城中酒店重新裝修及建新翼落成再開幕剪綵之慶祝。那時回歸不久，香港經濟向上，股樓大盛，市面上豪華食肆處處滿座，正流行「食得積，着得出色」的魚翅撈飯，那時中環股金銀貿易場鄰近之茶樓食肆真的流行魚翅撈飯，不少股市損客、炒家、經紀午膳吃飯團聚大數多喜形於色，侃侃而談口若懸河，午餐吃飽參翅肚等閒事矣。那陣果真不少人口個紅燒魚翅加小碗白飯，以魚翅撈飯而吃，魚翅用鮮治上湯熬燉而成，美味適口甚好下嚥。此一魚翅撈飯，乃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第一次股市高潮時開始流行，但一九七九年左右股市狂瀉，不少炒家破產更自殺，「魚翅撈飯」偃旗息鼓了十載以上。想不到踏入千禧年，香港再見旺市，美麗華酒店公開帶頭再掀此高潮。阿杜記得十年前之此役，冠蓋雲集，當年名家黃雅歷、薛國興、韓中旋、蔣芸、陳任、趙善真、吳淑秋、黃子程等等雲集，今日在回憶中一挖，有些老友已騎仙鶴去了西方極樂世界了。

「魚翅撈飯」也好像完成了港人美食史之使命，在近年環保分子力議下，多數地方已以愛護動物為主題，禁食或戒食魚翅，不少人擺結婚酒宴也聲明是「無翅宴」，彷彿吃魚翅者是罪大惡極之人，酒樓上「拿盅魚翅來浪浪浪」之類豪語早成歷史語言，廿歲以下新一代保證聽也未聽過。在下此時手握一張十年前之酒店宴會通知柬，而驚覺此已是歷史文物，可見時代節奏進展實在是太快一點了。